

知和行书局

荐阅书单

海航日月旗舰店
海航大厦店
国秀城店
江南城店
万绿园店
远大店
国兴店

《突围集》

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最新的文集，名曰“突围”，作为对中国经济政策有重大影响力的经济学家，周其仁认为，改革是全球潮流，大国改革更有其特殊性，那就是大国层次多、发展不平衡，形成改革共识不易，贯彻改革决定也更困难。但一旦改革决定得到落实，改革红利亦极为可观。他在书中，从产权的改革、城市化的下一步发展、体制成本的变化影响经济的前景、创新如何助力未来等不同角度，探寻了中国经济突围的方向和路径。



作者：周其仁
版本：中信出版集团
时间：2017年6月

《头版》

《纽约时报》曾被美国新闻之父查尔斯·麦基誉为“地球存在的必要见证”，那是美国报纸风起云涌的上世纪60年代。半世纪后的今天，《纽约时报》依然是世界新闻行业的标杆，即便纸媒被普遍唱衰，它的一举一动依然吸引着全球目光。

几年前，电影制片人安德鲁·罗西获得极大特权，深入《纽约时报》内部，目睹了这份杰出的报纸与经济大背景、自身财务问题和新闻本身的搏斗，并拍下影片《头版：〈纽约时报〉生命的一年》。这部著作便以该影片为出发点，揭秘了《纽约时报》的新闻生产方式、采访背后的运作、媒体资金的获取渠道、与其他新媒体的合作模式。



作者：戴维·福尔肯里克
版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时间：2017年7月

《深入北方的小路》

理查德·弗兰纳根生于塔斯马尼亚岛，是当今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作家之一，2014年凭《深入北方的小路》获得布克奖，成为西方媒体追崇的宠儿。

这本历时12年完成的爱与战争的史诗，根据其父亲亲身经历改编。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，在二战中被日军俘虏，进入修建泰缅铁路的日军战俘营。作为医生，他每天的工作除了治疗生病、残疾的战俘，还要负责从战俘中挑选出日军规定的人数，去修建泰缅铁路。他要想办法营救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战俘，同时也在盼望着人生中的爱情。

全书分为五个部分，分别用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和小林一茶为俳句为题，书中文字也如俳句般细腻而充满诗意，读来让人一唱三叹。



作者：理查德·弗兰纳根
版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时间：2017年7月

《时间之书——余世存说二十四节气》：

重温人与天地共鸣的古典时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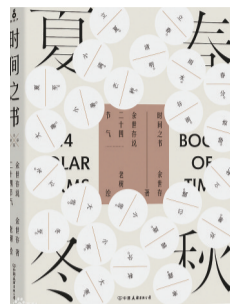
文郑从彦

呈现出来的。

时间有得时、顺时、逆时、失时之别，人需要顺时、得时，也可以逆时而动，但一定不能失时。正如二十四节气时至今日依旧存在，并不是对某个杳无生气的存在无意义的延续，而是以共时性形态展现在当今时代的认识实践当中。显然，节气具备了这种精神保存和流传的功能。当节气和余世存不期而遇，那看似消失的历史产物便再一次回到了普罗大众的视线。

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特定的人格面具，但人格面具的风险就在于人们和他的人格面具合二为一了——教授与其课本，歌唱家与其声音，农民与其节气。实际上人格面具并非指戴面具者本人，可无奈的是绝大多数人皆认为该面具就是其自己。二十四节气仿佛就是中国人的人格面具，节气的产生一方面是顺应这个世界发展的产物，但更是一种对抗世界的体系。“古人把五天称为微，把十五天称为著，五天又称为一候，十五天则是一节气”，余世存先生从“见微知著”出发，在回顾先民立身处世的生活事实中，悄无声息地脱下了节气的人格面具，也在潜移默化中阐明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参照原则。

只不过，我们必须客观且辩证地看待这种“风险”，因为人格面具亦有它的好处所在。因为它可以让人过上一种更为自由自在、更少受人打扰的生活。这也使得在现代社会中为众多多



作者：余世存
绘图：老树
版本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时间：2017年1月

的人过着双重生活，其中一重生活由人格面具占据主导地位，另一重生活则满足其他方面的心理需求。如果人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，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我们与天地、自然、万物隔绝了，我们失去先人那样的精神，更不必谈气节了。余世存正是发现了节气这一中国人的人格面具还未被充分开发，于是潜心研究，将节气的人格要素实现最大化的价值体现。

海德格尔曾引过荷尔德林的名言：“生命充满了劳绩，但还要诗意地栖居在这块土地上。”在对时间的感受方面，我们应该感谢中国古人，他们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留下了天人相印、自然与人心相合的完美经验。在对节气的体悟方面，我们应该感谢今人余世存，他在今时今日带我们重温人与天地感应共鸣的古典时光，解读中国人千百年来证实的存在与时间。[图]

《平原客》：

如何栖息这片深爱的土地

文刘小波

连东山一共处理了四个案件，并成功破获，但是，他所收获的却都是“失败”。赫连东山脑出血之后蹒跚的脚步是一个时代的缩影，也是对现实最有力的叩问。

李佩甫延续“双板块结构”的写作模式，小说分别以李德林和赫连东山为中心交叉叙述，花开两朵各表一枝，但同时又指向同一个主题。李佩甫一直坚持现实书写，《生命册》《羊的门》《城的灯》《李氏家族》《城市白皮书》《金屋》等都是对现实的深刻描摹。“特定环境中的至高无上者”“年轻一代的叛逆者”和“社会底层的逆袭顺受者”等形象的塑造，笔触都指向现实，《平原客》对“花世界”集团、“梅庄”的描摹着力点在现实批判。

当然，对现实批判之后，李佩甫写的依然是他心中的“平原”，是“人与土地”的对话。小说的题记“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”在正文中出现了三次，来自于《圣经》的题记传达出一种宗教感和哲理性，是一种独特生命的体验。李佩甫说过，平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，是他的精神家园，也是他的写作领地。我作品中的每一个人，都是我的亲人，当我写他、她们的时候，我是有疼感的。在《平原客》这篇小说中，这种疼痛感表现最为明显。李德林一步步走向毁灭，既是现实批判的需要，也是对人们失去对土地热爱的

李佩甫长篇新作《平原客》（《花城》2017年第3期）系其平原系列之一。小说既有回望自己的人生历程的书写，也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，更有对养育他那片土地深沉的爱的表达。

小说成功塑造了李德林和赫连东山两位“失败者”形象。李德林的失败包括婚姻的失败和信仰的丢失理想的溃败。李德林的一生有过三次婚恋，却均以失败告终，而且，随着婚恋的失败，他的人生也一步步走向了不归路。婚姻的失败隐喻了城乡二元对立，城乡对立衍生出新的城愁与乡愁。虽然离乡多年，甚至在美国取得了博士学位，但是在骨子里，李德林仍是一个农民。婚姻悲剧的原因是城乡之间生活习惯乃至价值观念的差异。每一次婚姻的失败，都与他自己骨子里的农民情结有关，这既是一种不可割舍的乡愁，同时也是一种愚昧落后的象征。李佩甫对乡土表达了一种比较矛盾、复杂的态度。是乡土成就了李德林，同时又是乡土毁了李德林。在婚姻失败的同时，他的人生也彻底走向毁灭，一度以服务农民为己任的博士，在当上副省长以后，却沿着人生的歧途越走越远，这种转变也与城市化的进程有关，直到李德林被执行死刑，彻底完成了信仰的颠覆。

除了李德林，小说对赫连东山的塑造也十分成功。在整篇小说中，赫



失望与痛心。

李佩甫一直在探询城乡文明的关系。乡土文明的溃败的惋惜与痛心，对都市文明带来的人性异化进行了批判，但其立足点并不仅仅是批判，而是超越批判的思考，是一种哲人式的叩问，人该如何生存，如何栖息这片深爱的土地，如何安放躁动的灵魂。李佩甫爱土地、写土地、思索这片土地，小说中李德林不断追求婚姻，一次次失败，坚持理想，一路打拼，但最后走向毁灭；赫连东山用心办案，却一次次以失败告终，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错，仅仅将其归结为城市文明的冲击是远远不够的。小说关于人与土地关系的思索，既有简单的城乡文明的对立书写，也有都市文明的批判，更有对人如何诗意栖居的思索。[图]